

在宣揚他本人繼承並發展傳統(儒)...

宗教哲學

李玉階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一九五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富士山上祈禱大會

化解日境毀滅浩劫

李玉階氏致函 中曾根說明緣由

【本刊訊】天帝教首領李李玉階...

【本刊訊】中華民國宗教學研究社...

李玉階致函全斗煥

助六義士爭取自由

查卓著士等六位奉獻事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六日

其次是在修行或修持後的問題...

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荷天之佑天災暫緩

【本報訊】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本報訊】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本報訊】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本報訊】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公告

中華民國宗教學研究社全體社員...

【本報訊】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祈禱贊

天帝教駐人間首領李李玉階...

日本氣象學家相樂正俊 根據徵兆預測地震

科學家理論幸未成真

【本報訊】日本氣象學家相樂正俊...

胡適與禪宗真髓

鈴木大拙

胡適又說：「處理史料必須徹底吟味，固屬當然之事，可是思想史旨在理解思想，其範圍決非只限於史家一方之理，不辭自明。因此，博士的立場反而把思想批評，到晚年竟造成與鈴木大拙公關關係之事實，就是一例。胡適之學問與鈴木大拙之學問，兩人之間有相當距離。……胡適始終是近代歐羅巴的合理主義者，鈴木大拙則對近代合理主義，置諸於絕地位，他認為禪就是禪，佛教就是佛教，有時還立論水火不相容。胡適對此主張禪之神秘主義，非合理主義，兩人的立場固不相容。」

胡適固不了解禪宗會通之哲學，而鈴木大拙固不了解胡適之學問。胡適固不了解禪宗會通之哲學，而鈴木大拙固不了解胡適之學問。胡適固不了解禪宗會通之哲學，而鈴木大拙固不了解胡適之學問。

不過，胡適對鈴木大拙禪學之為禪宗主義或反理性主義，值得我們注目。如說這是一體兩面，我想鈴木大拙本人由於誤用「反邏輯」、「反理性」等辭，也應負些責任。我個人讀鈴木大拙的英文著作時，也曾遇到這類字眼而過頭腦。後來自覺有些把握禪宗哲學與禪道之後，才想出了一個「挽救」鈴木大拙的辦法出來，應用在自己的教學與英文翻譯上。我自創了兩個英文字辭，「超邏輯」(translogical)與「超理性」(transrational)，藉以替代鈴木大拙所誤用的「反邏輯」與「反理性」。

鈴木大拙所說的直觀，應該說成超邏輯或超理性而不為邏輯或理性所限制，而不應是違反邏輯或理性。在意識或分別知活動的日常世界裡，人必須運用邏輯或理性，是一個普遍的條件，否則知識無以構成，語言無由使用。在禪智或般若知速行的悟境裡，禪者的心性乃從邏輯或理性的思維限制解放出來，自由自在，絕待透脫。不但禪家如此，道家（尤其莊子）所講的無心無念，自然無為，也是如此。無怪乎莊子常常被譯成西來以前的第一位中國禪師。

莊子「齊物論」中有一段談到你我辨論的執是非。莊子的結論是，我們如果從是非圈子（二對立的世間）徹底解放我們的心性，則非分別心的執（即是非對立的分別心）而呈現與道為一的無心（無分別心）不可。如用大乘佛學的三層說明，無心有為則屬低層次的勝義諦事，超絕決定是非對立的邏輯性範圍；無心無為則屬高層次的世俗諦事，必受邏輯理性的管轄。前者關涉生死智慧與修持解脫之道，故必超絕是非對立的一元對立，但絕不是要否定是非對立的世俗意義。這就是為甚麼莊子要在高層次自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逍遙篇)，而又在低層次自述「不議是非，以與世齊處」(天下篇)了。慧能以來的中國禪學亦是如此。般若知在高層次轉化分別知，超越邏輯或理性，但並不否認分別知在低層次的作意意義，因此無由違反邏輯或理性。這樣，般若知與分別知，勝義諦與世俗諦，宗教哲學與科學道義，可在高低層次各別顯其功能，相輔相成而不彼此排斥。這才是貫穿大乘佛學與禪宗的中道立場。胡適固不了解莊子與禪宗於此會通的哲理，而鈴木大拙誤用「反邏輯」、「反理性」等辭，也使這一層必要的思想混亂。

鈴木大拙禪學是了解禪宗真髓與現代化課題的一大關鍵。

鈴木大拙禪學的目的，是在駁斥胡適的禪宗解釋與研究法，而在宣揚他本人繼承並發展傳統(編譯)禪宗思想而形成的現代化禪學。根據多年來對鈴木大拙禪學的個人心得，我深深覺得，如要理解禪宗真髓及其現代化課題，鈴木大拙學是一大關鍵，可以供我們正面實證與反面教材，譬如上述諸辭的誤用，便是反面教材之一。由於篇幅所限，我不便在此對鈴木大拙學作全面性的論述與評價。

中國禪的真髓是佛心佛性的絕對肯定與大澈大悟。

不過，我在鈴木大拙著作中所發現到的一些問題，很值得提一提，因為我們從這些問題的省察，可以獲得解決禪宗現代化課題的種種可能線索。

第一個問題關涉禪悟的本質或根本義論，也是禪宗真髓究竟何在的問題。鈴木大拙在答覆我，為了顯揚禪悟的定義不二(以慧悟定)之旨，過份強調禪悟的直觀，却不及透出「直觀人心，見性成佛」的義諦。鈴木大拙固更能把握到，禪悟並非在苦行或苦行的苦行或苦行的苦行。但是，鈴木大拙若知禪悟的直觀，並非在苦行或苦行的苦行或苦行的苦行。但是，鈴木大拙若知禪悟的直觀，並非在苦行或苦行的苦行或苦行的苦行。

俗或聰明以後的狂禪便是好的例子。不但傳說禪宗沒有好好解決禪悟修行的問題，連鈴木大拙也常忽略這個問題的緊要嚴重。

有位久居日本而精通禪宗的洋人名叫斯威德(S. Swadlow)的，就曾批評過鈴木大拙，說：「胡適並非不是禪宗訓練的結果，而是禪宗訓練的開始。就在這裡，鈴木大拙與其他禪師的著作們常常引人入致。胡適並非不是禪宗訓練的結果，而是禪宗訓練的開始。就在這裡，鈴木大拙與其他禪師的著作們常常引人入致。

鈴木大拙在二次大戰時說：「日本軍隊在打沒有正義的仗，也是沒有希望的仗。」

有的讀者必定要問：「難道一代禪宗大師也會說出這種荒唐不堪的話嗎？難道他還對禪宗真髓一無所知嗎？」據我所知，鈴木大拙是禪宗大師，也同時是具有強烈道德感的人。譬如二次大戰結束之前，鈴木大拙在鎌倉時，曾與日本軍方代表商榷他房子的一份，供給軍方使用。在當時的情況下，做為日本國民的鈴木大拙當然不敢吝嗇，也沒有理由加以拒絕。但鈴木大拙當然對這位軍方代表說：「你知道嗎？日本軍方在打沒有正義的仗，也沒有希望的仗；而你們還有幾位代表軍方借債房子不久，這位軍方代表特別到了一趟鎌倉，向鈴木大拙當面道歉，還謝謝鈴木大拙極有禮貌的辭謝。在大戰期間，鈴木大拙雖然向日本軍方道歉，如此道歉，實在太少。他(大拙)是極端有彈性的」的禪宗之言也祇有當做他一時時或寫作上的疏忽或誤解了。

當然，如此說成或說成，也說明了從傳統禪宗到鈴木大拙禪學，胡適修且又如何修行的問題。一直沒有獲得滿意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說經過幾百年佛國古代思想復活教革命運動，中了，哲學思想也復興了。

第三是如何做實修與世間俗務，而使般若知與分別知在日運用上相輔相成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包括禪宗在內的整個中國大乘佛教所一直面臨的艱難課題。其中最棘手的是，在勝義諦層次禪悟解脫的禪者如何向下的，在世俗諦層次如何適當處理人倫道德的善惡對錯。

為了「挽救」鈴木大拙的「反邏輯、反理性」，我曾暗示過，般若知與分別知可在大乘佛學的三層中那樣相輔相成而不彼此排斥的。在具體的實踐處境，對於善惡對錯有所取捨的分別知必定優先於般若知。但在實際上的應用，卻不是那麼簡單。

這其中並沒有專斷的教條，也沒有依人之意而造成的天障，然而則據此而立其中心教義的教會，也是不能夠有的了……

祇有那些能夠體察到在理論科學之拓荒工作上所必須的，無窮盡的奮力與獻身之精神的人，方才能夠理解唯此一可使這通遠而直接現實的工作得以開展之情懷的堅強力量。促使劉卜勒(O. L. Underhill)和牛頓(Newton)花費許多年月孤獨的勞力以開闢天體力學之謎的，該是一種何等深刻的對於宇宙之理性能力(Rationality of the Universe)的信心，和一種何等強烈的對於知識的渴望！雖然那不過是呈現於世間的心靈覺醒的反應。這些人處身於變遷的世間，向具有與他們同心同德之人，散見於大地和世紀之間者，指示其途徑；而其心胸(Mentalities)却是為那些從知自實用結果以科學研究工作的人輕易造成的一種完全虛渺的觀念所曲解。祇有曾貢獻其生命於同樣目標的人，對於其目的是以鼓舞這些人，給他們力量，以便在數不清的失敗之前仍能忠於其目的的問題，方才能夠有清楚的認識。這乃是宇宙宗教，它乃能賦與人以以此等力量。有一位同業者說得很好，在我們這個專重於物質實用的時代，惟有嚴肅的科學工作者才是深刻的宗教信徒。取材自「危機時代的哲學」(幼獅叢書)(全文完)

一個科學家的信仰

(文接第三版)

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祈禱大會氣氛肅穆

一、科學家今天的處境

今天物理學家發現自身的處境，本與當年阿爾伯特·諾貝爾(Alfred Nobel)的處境無異...

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危機

直到現在的一段時期，已經有無數的呼籲聲，在宣稱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危機...

三、科學與社會

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第一是人人所共知的，科學直接的，或者間接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一個科學家的信仰

人自其出生，經由遺傳而有一個我們必須視之為固着而無變換的生物性的組織...

現代武器之發明，印刷技術之改進和無線電訊之發明，在與人類生活之關係上...

四、科學與宗教

吾人所理解的科學研究是什麼的問題，要麼被致一個人所共許的答...

這種無私內涵的力量，相對其超乎物外之義的保持程度，而不必計...

當然，沒有人會否認，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愛，公平正而的人格...